

Beijing Parkour

北京跑酷

18个区域路上观察

一石文化+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文·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eijing Parkour

Beijing Parkour

北京跑酷

18个区域路上观察

一石文化+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文·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北京跑酷 / 一石文化 + 设计及文化工作室编. —北

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2

ISBN 978-7-108-03086-3

I. 北… II. 一 III. 城市空间—城市旅游—北
京市 IV. TU98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3642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责任印刷 曹永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 数 72千字 图片 728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59.00元

策 划: 一石文化

目录

i-009 破落的完美与都市性的迷失(代序)

——米歇尔·康-阿克曼访谈

i-021 多向空间演化中的北京

史建

i-037 北京跑酷关键词



W-051 北京西

寻找鱼藻池 [白纸坊区域] W-052

活的里巷 [西四北区域] W-070

公共建筑实验场 [动物园区域+羊坊店区域] W-098

异变之城 [中关村区域] W-130



E-147 北京东

凝固的时代玄关 [北京站区域+北京东站区域] E-148

欲望之境 [麦子店区域] E-200

太空基地 [798艺术区域] E-218

中国的十字路口 [CBD核心区域] E-226



C-243 北京中

…… [景山区域] C-244

耸峙的海子、胡同 [什刹海区域+南锣鼓巷区域] C-257

浴火不生：隆福之谜 [隆福寺区域] C-288

中国橱窗 [王府井区域] C-298

古意流转 [雍和宫区域] C-308

两段中轴 同一梦想 [前门区域+奥林匹克公园区域] C-322

北京“路上观察学”入门 (后记) C-342

时间：2008年9月25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数码大厦，歌德学院（中国）

人物：米歇尔·康-阿克曼 [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

史建 [一石文化策划总监，建筑评论家]

崔峤 [歌德学院（中国）文化项目部主任]

破落的完美与都市性的迷失 (代序)

——米歇尔·康-阿克曼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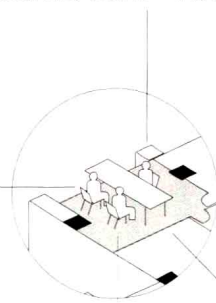
[编者按]《北京跑酷》是从歌德学院（中国）文化项目部主任崔峤女士邀请一石文化和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合作做一本关于北京的书开始的。2008年适逢歌德学院（中国）成立20周年，得知总院长阿克曼先生在1975年就来到北京，作为当代德中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我们对他进行了访谈，并以此代序。



米歇尔·康-阿克曼

阿克曼：“是空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方面来讲，空。”

崔峤：“你觉得北京现在缺什么？”



史建：“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空’，是真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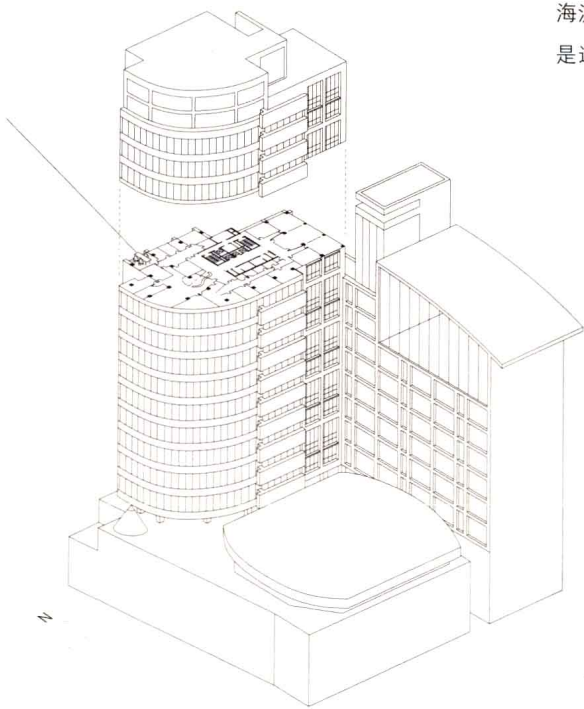
史建：您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到北京语言学院学语言，那时候还是“文革”后期，后来在北京大学进修中国现代史，对北京现代城市现状与历史应该有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阿克曼：我们那时候是西方留学生，德国和中国是 1972 年建交，所以 1974 年是第一批，我们是第二批（1975 年）。中国那时候很封闭，应该说西方也很封闭。我们对当代的中国知道得很少，那个时候，我的教授没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他们的研究题目跟当代中国几乎没有关系。我很早就开始做了关于中国 50 年代经济计划理论的研究，开始时被我的教授拒绝了，说没有办法对这个论文做评价，因为他根本不理解。

我们脑子里头有左派的幻想，我并不是西方的毛泽东派的人，可是我对中国也有比较理想主义的想象。到了北京之后，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中国不一样，这个城市我非常陌生，不仅是一般的陌生，是不符合我想象中的中国。

阿克曼：是一种混合的东西，一方面是理想的老中国，明清那样的；另外一方面是那种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人人都高兴，努力工作，相信未来。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个都不是，是完全另外的一个中国。我的好多同事也是这样，甚至对中国有一种怨恨，好像中国骗了他们，觉得失望，就回去了。那时候，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在中国，而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世界，就开始对北京感兴趣。我几乎不上课，读儒家的东西，很快就觉得没意思了。我就整天骑车在北京跑来跑去，所以我对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文革”后期的北京，还比较熟。

我看到两种北京，一个是老北京，就是旧城之内，基本上都是胡同；再有一个就是（现在）二环和三环之间，不过那时候大部分都是70年代初新盖的五层楼的房子。还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了海淀，那儿还有骆驼，真的有骆驼，不是玩的东西，是运输用的。



歌德学院(中国)
数码大厦B座17/F



阿克曼：1975年绝对有，我印象很深。我记得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晚上，在五道口路边看到那些骑车的人，给我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我发现中国人骑车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干什么都有目的性，很清楚从那儿到这儿，要尽可能快；中国人好像对时间的概念不一样，特别和谐、特别舒服的感觉。那时候人们的骑车动作——可能跟吃饭有关系，没有那么多的体力——一直都是说慢也不慢的那种，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舒服。

北京那时候很明显是破落的。1975年到了北京之后，我知道有一个从本质上改变了的老北京，还有一个有着五六十年代象征性的大楼的新北京。我不是北京人，也没有在胡同里头长大，可是那时候北京在我心里头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城市。70年代的北京，对我来讲是人类的遗产，确实是人类的遗产，无论它多么破烂。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留学时的阿克曼

史建: 如您所知, 北京1949年以后的规划和建筑曾深受苏联的影响, 1993年您调任歌德学院莫斯科分院院长, 对这两个城市都很熟悉, 它们有什么可比性吗?

阿克曼: 你这么说确实是对的, 比如说苏联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 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建筑, 类似的建筑, 在莫斯科也可以找到。可是有意思的是, 那时候北京大部分的房子, 并没有模仿斯大林时代的风格, 他们确实找到了一种中国式的斯大林主义, 我觉得这些房子基本上非常好。后来我发现在南京二三十年代有同样一个现象, 想把现代建筑的要素跟一种中国式的历史主义结合起来, 很有意思。说实在话, 我觉得友谊宾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 民族饭店也是。有些建筑我不喜欢, 比如历史博物馆的柱子太长了, 可是人民大会堂有它的质量, 绝对有它的质量, 反正比毛泽东纪念堂好多了。

史建: 从首都设计来讲, 莫斯科跟北京有没有值得比较的地方?

阿克曼: 有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斯大林时代也是把莫斯科的历史结构破坏了。不过北京一直到“文革”的时候, 建了一些展览馆、博物馆建筑, 还有拆掉城墙, 除了这些之外, 基本上城市结构没动。外面没动, 里面动了, 动得很厉害, 把老四合院变成杂院, 可是从外面来讲, 城市的设计没有很多改变。莫斯科也是一样, 斯大林时代同样是建了几条大马路, 沿街盖了些东西, 城市设计几乎没有改变。莫斯科跟中国一样, 把老的城市结构破坏, 那是80年代的事情, 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史建：北京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实际上是最近二十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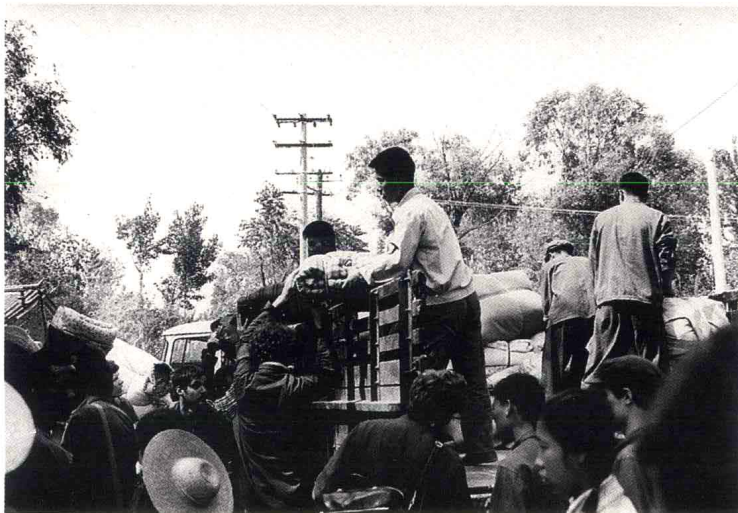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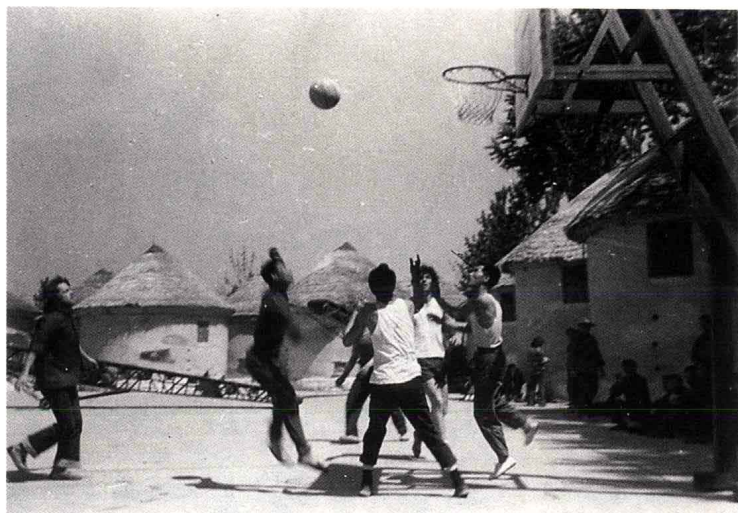
阿克曼：绝对，假如80年代初决定基本上恢复北京的历史中心（地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那时北京的中心好像变化特别少。把一些老庙改成托儿所、工厂，这些还是有，不过，老北京的结构没变，无论从建筑结构，还是从社会结构，一直到1966年的时候，老北京的结构没有动多少。

北京市旧城盖高楼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我觉得那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知道好多人说老北京是保存不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不同意。从经济上来讲，大概也比现在这种新盖的北京更合理，当然这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你看现在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要花多少钱！所以二环路之内的地区应该保留下来，不能保留起来也得考虑怎么改。我觉得北京二十年以来的发展确实有它的盲目性，就是钱、房地产，没有特别大的计划性，当然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把这个变成什么区。所以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让你马上能说出来的建筑。

史建：都是盖得很差的房子。

阿克曼：盖得很差，不过并不是很便宜。现在最起码开始一点点保护老北京的东西，这是进步，而且我觉得要感谢奥运，北京在建地铁。

北京的交通设计，纯粹是欧洲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重复了其所有错误——在八九十年代你可以知道（它们的问题），不应该重复这个错误。80年代的欧洲我们都很清楚，马路越宽，交通堵得越厉害，这些东西都是常识。可能还是有60年代的概念，一个社会主义未来的城市应该怎么样——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的宣传画描绘的未来城市？北京完全符合这个宣传画，八九十年代北京是像那些宣传画，空的地方很多。





20世纪70年代阿克曼在上海